

眾神的新「邦聯」：以新加坡聯合廟為探討中心

蘇慶華*

摘要

新加坡於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一個面積僅有690平方公里的小島國。從1970年代初開始，新國制定了發展大藍圖，開始推行全面性國家發展，以便逐步落實工業化計劃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為此，新國政府陸續征用了市郊和鄉村的土地，以便分階段發展工業區和組屋區。在土地的征用過程中，許多鄉區的廟宇因土地被征用而面臨逼遷的命運。與此同時，有關廟宇還必須設法籌備動輒近百萬甚至數百萬的昂貴地價和新廟宇建築費的沉重負擔。在此關鍵時刻，許多經濟能力有限的廟宇得於繼續生存或被淘汰之間作出抉擇。而眼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主動進行整合，群策群力、共享資源的建築起聯合形式之新廟宇——「聯合廟」。

這種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廟」又叫「聯合宮」，是新加坡自197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全島性國家發展下的時代產物。在廟宇進行整合的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整合中的再整合現象。一些廟宇在加入成為某個聯合廟成員時，先行將在地的數間廟宇或其屬下數間子廟（單位）整合為單一個體，然後再以此個體參與其他廟宇，進一步整合為本文擬探討的新形式「聯合廟」。類此神界新格局，肯定對信眾的神明信仰觀，與乎對新城鎮社區信仰空間下居民宗教活動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本文擬由此切入，嘗試對新城鎮空間下出現的眾神新「邦聯」組構和意義加以解讀。

關鍵詞：新「邦聯」，聯合廟，整合，繼續生存

* 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New “Heavenly Union” For the Deities: Study on the “united temples” in Singapore

Khin-Wah, Soo *

Abstract

Singapore is a small island nation with an area of 690 square kilometer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65,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s island-wide development plan, many temples were continuously forced to shift to alternative sites. In addition to that, these temples were to tender for land from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build their new temples, the cost for acquisition of new sites and the high cost of temple construction is usually beyond the capability of each and individual temple. To strike for continuous existence, many of these temples were therefore forced to “merge” with other temples to form the so called “united temples” (*lianhe gong*). These “united temples” are commonly found in Singapore especiall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o be sure, prior to the present merger, many small temples or shrines had experienced the first round of merger for survival and also to better serve their devotees. Further merger occurred when the land use of these temples were to give way to redevelopment plans for new towns. Eventually, many of those survived temples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united temples” consisting of several to ten participating temples that housed with pantheon of all gods and deities under common roof with or without separate wall partition.

* Assoc. Professor Dr. Soo Khin Wa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Such innovative act of temples' merger had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what I described as a unique new "heavenly union" on earth that congregates many deities in one temple. The resultant impact of which, are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devotees, and space for community's spiritual practice in new town area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ing of these "heavenly un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Singapore.

Key words: new "heavenly union", "united temples", merger, continuous existence

眾神的新「邦聯」：以新加坡聯合廟為 探討中心

蘇慶華

一、前言

新加坡於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一個面積僅有 690 平方公里的小島國。從 1970 年代初開始，新國制定了發展大藍圖，開始推行全面性國家發展，以便逐步落實工業化計劃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為此，新國政府在土地征用法令¹ 下陸續征用了市郊和鄉村的土地，以便分階段發展工業區和組屋區。在強制性土地征用過程中，許多鄉區的廟宇因土地被征用而面臨逼遷的命運。與此同時，有關廟宇還必須設法籌備動輒近百萬甚至數百萬的昂貴地價和新廟宇建築費的沉重負擔。在此關鍵時刻，許多經濟能力有限的廟宇得於繼續生存或被淘汰之間作出抉擇。而眼前的出路，似乎只有主動進行整合，群策群力、共享資源的建築起聯合形式之新廟宇——「聯合廟」。

這種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廟」又叫「聯合宮」，是新加坡自 1970 年代初期至 1990 年代全島性國家發展下的時代產物。顯示了作為「歷史遺留」延伸的鄉鎮傳統華人廟宇於此一歷史階段中所作出的調適性整合和重新出發。在廟宇進行整合的過程中，甚至會出現整合中的再整合現象。一些廟宇在加入成為某個聯合廟成員時，先行將在地的數間廟宇或其屬下數間子廟（單位）整合為單一個體，然後再以此個體參與其他廟宇，進一步整合為本文擬探討的新形式「聯合廟」。

¹ 新加坡國會於 1966 年 10 月 26 日通過 1966 年土地征用法令，並在同年 11 月 3 日正式成為法律條文，1967 年 6 月 17 日開始實施。新的法令規定以下三個目的可以征用有關土地：一、任何公共目的的；二、任何人、公司或法定機構需要有關土地，以進行任何工程，而部長認為該工程是為了公眾利益，或作為公共用途，或對公眾有利；三、任何住宅、商業或工業用途。〔參引自徐李穎著《九十春秋——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史記》，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聯誼會出版，2007 年，第 9 頁。〕

出現於新城鎮社區的這些新形式聯合廟（尤其是參與整合的個體廟宇將各自神龕置放於「聯合廟」無間隔、開放式殿堂，並共同使用一扇廟宇大門的案例），使原本已是「萬神殿」的格局更進一步擴大為筆者所謂的眾神的新「邦聯」。以新加坡鎮山天福宮為例，由石竹廟、龍鎮宮、安山廟、萬福宮及吉龍山五個宮廟整合組構而成的「鎮山天福宮（聯合廟）」內，就供奉了 90 餘尊的神明！類此神界新格局，肯定對信眾的神明信仰觀，與乎對新城鎮社區的信仰空間和居民宗教活動產生影響。本文擬由此切入，嘗試對新城鎮空間下出現的眾神新「邦聯」組構和意義加以解讀。

二、新加坡新形式「聯合廟」的產生

誠如林緯毅指出：「作為整合的一種形式，聯合宮或聯合廟是新加坡國家發展與鄉區廟宇整合的重要標誌。它也是新加坡從（上世紀）7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末期這將近三十年重要發展的產物。」²

獨立後的新加坡，為了實行工業化計劃及解決人民的住屋問題而不得不征用市郊和鄉區的土地以發展工業區和新鎮組屋區。伴隨着建國以來發展計劃的大力推行，被征用的土地上興建起新鎮、高速公路及各種設施的提升，使人民的生活環境獲得很大的改善。但無可諱言的事實便是：土地被征用的廟宇均面對逼遷的命運；尤有進者這些廟宇得應付動輒近百萬的昂貴地價和籌建新廟的建築費。個別廟宇無法自行購地建廟者，面臨了被淘汰抑或與其他廟宇進行整合的抉擇。於是乎演變自整合概念的新形式廟宇——「聯合廟」於焉產生。

這種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廟」，又稱「聯合宮」、「聯合殿」、「聯聖廟」，「是集合兩間以上有善信基礎、有經濟條件與有整合意願的廟宇，聯合向建屋發展局或裕廊鎮管理局申請購買租賃期三十年的地段以建造新廟宇。」³ 這些新形式廟宇一般的格局乃建造一間大廟宇容納所有參與整合的廟宇於其中；也有在共同購得的地段上營建各自獨立式的廟宇者。

就「聯合廟」構建的類別而言，大抵可分為三類：其一為以新選廟址所處新鎮命名經整合後之聯合宮廟名者，這一類別的例子最多。其二為借神緣而整

² 參引自林緯毅〈國家發展與鄉區廟宇的整合：以淡濱尼聯合宮為例〉，林緯毅主編《民間文化與華人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 年，第 173 頁。

³ 同上，林緯毅前揭文，第 174 頁。

合、組構的聯合廟宇；其三為結合參與整合廟宇廟名以組構的聯合廟宇。以下以各類個案為例，詳論其組織結構和特色。

1·0 以新遷廟址所處新鎮命名經整合後之聯合宮廟名者

歸入此類別的聯合廟包括：蔡厝港（Choa Chu Kang）聯合殿、蔡厝港聯聖宮、蔡厝港油池村聯合廟、淡濱尼（Tampines）聯合宮、兀蘭（Woodlands）聯聖廟、義順鎮（Nee Soon Avenue）聯合廟、三巴旺（Sembawang）聯合宮、波東巴西（Potong Pasir）聯合廟、宏茂橋（Ang Mo Kio）聯合廟、裕廊西（Jurong West）聯合宮、裕廊總宮、芽籠（Geylang）聯合宮、巴爺禮（Paya Lebar）聯合廟、菜市（Chai Chee Lane）聯合宮、盛港（Seng Kang New Town）聯合廟等。本文擬以淡濱尼聯合宮、蔡厝港聯合殿以及盛港聯合宮作為此類別之案例加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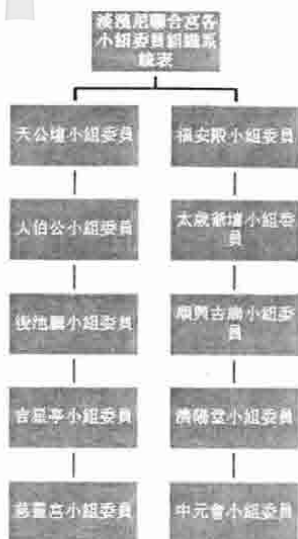
1·1 淡濱尼聯合宮

淡濱尼區乃位於新加坡東北部的市郊淡濱尼，早期是一片廣闊的郊外地區，華族先輩在這裏開墾地從事各種耕種、割膠、畜養家禽為生。上世紀 60 年代初為配合新國建築業之發展，許多商人遂於此地開始采沙石之行業，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村落。當時散布在區內各角落，作為居民祈求平安的大小神廟不下二十間，供奉着不同的神明。經歷 1980 年代的大整合，如今矗立在淡濱尼新鎮的「淡濱尼聯合宮」，是集合區內受拆遷影響的 12 間廟宇共處於同一屋簷下的新建大廟宇。由於牽涉到管理、錢財和文化保留等複雜問題，廟宇的整合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前後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完成。有的廟宇決定加入聯合宮後，又因種種問題而退出。

矗立在淡濱尼新鎮第二十一街的淡濱尼聯合宮，於 1992 年落成。最終加入聯合宮的 12 間廟宇是：天公壇、福安殿、後池廳、順興古廟、吉星亭、濟陽堂、慈靈宮、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漢陽大伯公、淡濱尼九哩大伯公以及地萬大伯公。⁴ 在整合過程中，聯合宮大堂內保留了各廟宇的特色及其所供奉的神明。每間廟宇不是各自為政，而是由各廟宇組成小組理事管理，再由聯合宮委員會統一行政。所以，淡濱尼聯合宮不僅是在整體硬體設備上加以統合；連行政管理上也加以整合。為方便一窺其營運操作方式，茲將該聯合宮各組委員系統表暨聯合宮委員會組織系統表圖示如下：

⁴ 引述自謝燕燕《淡濱尼古神暫駐大廟》，《新加坡廟宇文化》，新加坡：焦點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52—53 頁。

(圖一)



(資料來源：《淡濱尼聯合宮晉宮十周年紀念特刊(1992-2001)》，第 63 頁。)

(圖二) 淡濱尼聯合宮管理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資料來源：《淡濱尼聯合宮慶成典禮紀念特刊》，1992年，第44頁。)

** 舊制的查賬、副查賬職，今已改爲正、副交際。

但據淡濱尼聯合宮的官方資料，聯合宮採取開放式通殿格局於內設立了十個神龕，分別爲：供奉玉皇大帝的「天公壇」；供奉邢、朱、李三府王爺的主神的「福安殿」；由四間大伯公廟（新芭大伯公、洛陽大伯公、淡濱尼九哩大伯公以及地萬大伯公）整合爲一、供奉大伯公的「福德正神（廟）」⁵；供奉普庵古佛與清水祖師爲主神的「後池廳」；供奉洪仙大帝爲主神的「順興古廟」；供奉觀音菩薩爲主神的「吉星亭」；供奉蔡府王爺爲主神的「濟陽堂」；供奉張公聖君（又稱法主公）爲主神的「慈靈宮」；供奉值年太歲星君爲主神的「太歲壇」，以及供奉東南西北中營「五營軍將」的「五軍將（壇）」。淡濱尼聯合宮以統一方式聯合慶祝各神廟代表性主神聖誕的做法，不但節省籌辦聖誕慶典的資源、擴大固有的祭祀圈範圍，成功整合所有加盟聯合宮廟宇的信徒、使大家不分彼此的融爲一體。這種似乎不可能完成的整合任務，淡濱尼聯合宮卻辦到了。以下爲聯合宮所有加盟成員共同慶祝宮內各廟宇主神之千秋聖誕日期：

眾神聖號	慶祝日期
天公壇玉皇上帝	農曆正月初九日
福安殿朱邢李大人公	農曆六月十一日
福德正神大伯公	農曆十月初二日
太歲壇太歲爺公	農曆七月十九日
後池廳普庵古佛	農曆十一月十五日
後池廳清水祖師	農曆正月初六日
順興古廟洪仙大帝	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
濟陽堂蔡府王爺	農曆十月十八日
吉星亭南海觀音佛祖	農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
慈靈宮張公聖君	農曆八月二十三日
五軍將五營將軍	農曆每月初二日及十六日犒軍

資料來源：《淡濱尼聯合宮晉宮十周年紀念特刊（1992—2001）》，頁126。

由於所有加盟該聯合宮的廟宇均能放棄對各自廟宇原先「主體性」的堅持；并接受在開放式通殿上以單一之統一神龕代表各自的廟宇。同時，也認同「福安殿」居聯合宮之主導地位，在安排各廟宇神龕排列次序與位置時，全由「福安殿」

⁵ 此說據《淡濱尼聯合宮晉宮十周年紀念特刊（1992—2001）》，新加坡：淡濱尼聯合宮，2002年，第91頁。（註3）謝燕燕文除此四間大伯公廟外，尚另加上第五間漢陽大伯公廟。此例子可視爲整合中的再整合。

的朱邢李大人公降乩定奪。⁶ 在成功整合的基礎上，淡濱尼聯合宮力保其傳統華人廟宇特色，更通過其豐富資源扮演多元功能為當地社區、人群謀求諸多福利。⁷ 無怪乎林緯毅一再讚譽淡濱尼聯合宮，是新加坡廟宇整合成功的典範！

1.2 蔡厝港聯合殿

蔡厝港聯合殿位處蔡厝港 51 街 (Choa Chu Kang Street 51)，是由受逼遷的原處蔡厝港境內的「八龍元帥殿」、「關帝廟」和「關云殿」三間廟宇，連同亦面對遷移的原林厝港「齊神宮」和正華村政府組屋內的「善興壇」這五間廟宇整合興建的一座規模龐大、宏偉壯觀的新廟宇——「蔡厝港聯合殿」。聯合殿前建有精美、壯觀的大牌坊，新殿於 2002 年 9 月 25 日舉行落成開幕大典，並以聯合殿全體理事名義出版了《新殿落成開幕大典紀念特刊》。

「八龍元帥殿」供奉中壇元帥為主神以及善財童子、濟公活佛等神明；後殿設「森羅寶殿」供奉安溪五殿大、二伯爺。慶典日期包括：農曆正月初十或十一日慶祝玉皇上帝(天公)聖誕千秋、四月初四至初六日慶祝中壇元帥聖誕千秋、七月初一至初三日慶祝大、二伯爺聖誕千秋。「齊神宮」亦供奉中壇元帥(又稱蓮花三太子)為主神以及觀音佛祖、福德正神等神明。該宮慶典日期包括：農曆六月初八或初九日慶祝中壇元帥聖誕千秋與十一月份慶祝顯佑伯主及大、二爺聖誕千秋。「關帝廟」供奉主神關聖帝君以及玄天上帝、五營軍將等神明。該廟慶典日期包括：農曆三月初三日慶祝玄天上帝千秋、五月廿或廿一日慶祝關聖帝君聖誕千秋以及七月初九日慶祝中元會。「善興壇」供奉主神善財爺公及藥師佛、包公、大、二伯爺等眾神明。該壇慶典日期包括：農曆四月十八日慶祝善財爺公聖誕千秋、七月初九日慶祝大、二伯爺聖誕千秋及十二月初八日慶祝藥師佛誕。「關云殿」供奉主神關聖帝君及觀音佛祖，五營軍將諸神明。該殿慶典日期包括：農曆五月初十至十二日慶祝關聖帝君及眾神聖誕千秋、七月十一或十二日慶祝安溪大、二伯爺千秋。

有意思的是：聯合殿各廟宇慶祝各自供奉同樣的神明的聖誕日期卻不一樣。例如「八龍元帥殿」於四月初四至初六日慶祝該殿中壇元帥聖誕千秋；而「齊神宮」的中壇元帥聖誕則訂於農曆六月初八或初九日舉行。「八龍元帥殿」於七

⁶ 參引自林緯毅〈國家發展與鄉區廟宇的整合：以淡濱尼聯合宮為例〉，林緯毅主編《民間文化與華人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 年，第 185 頁。林氏也指出：有些聯合宮的參與(加盟)廟宇為了神龕(壇)擺設，甚至不惜鬧上法庭。

⁷ 除了每逢神誕喜慶均設自由餐招待鄰近區內貧苦老人，並派發紅包外，還頒發慈善金給慈善福利團體與社區福利機構。尤其是籌備巨款設立淡濱尼聯合宮——全國腎臟基金會淡濱尼中心，以及贊助建立大眾醫院(淡濱尼)分院等善舉。

月初一至初三日慶祝大、二伯爺聖誕千秋；「善興壇」與「關云殿」的大、二伯爺聖誕千秋則分別訂於七月初九日和七月十一或十二日舉行。這種安排或許是聯合殿的廟宇之間刻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競爭」，以致傷了和氣。

1.3 盛港聯合宮

位處盛港新鎮 (Sengkang New Town) 的盛港聯合宮乃由崇義廟與半港天后宮整合後於 2001 年新建的兩棟獨立式廟宇聯合宮。崇義廟於上世紀 60 年代創建，供奉的主神是關公。遷入聯合宮後的崇義廟，除了作為禮拜神明的廟宇，也提供補習、免費義診和施藥服務。廟建築的二樓、三樓宛如一所教育中心，讓有須要的小學生報讀教育補習班。⁸ 從該廟抄列的眾神千秋慶典日可見其所供奉的神明眾多，除了關聖帝君外尚包括：大伯公、觀音、玄天上帝、中壇元帥、太歲星君、張公聖君、齊天大聖、城隍伯主、大二爺伯及孝子爺、虎爺將軍、馬爺將軍及拿督公等神。茲將有關資料表列如下：

神誕、慶典活動	日期
大伯公千秋	農曆二月初二日
虎爺將軍開口	驚蟄日
觀音菩薩聖誕	農曆二月十九日
玄天上帝千秋	農曆三月初三日
中壇元帥千秋	農曆四月初八日
關聖帝君暨眾神千秋	農曆五月初九至十六日
協天大帝千秋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
太歲星君千秋	農曆七月十九日
慶讚中元	農曆七月
張公聖君千秋	農曆七月二十三日
慶中秋	農曆八月
齊天大聖千秋	農曆八月二十四日
觀音菩薩聖誕	農曆九月十九日
祈福禳災法會	農曆十月十五至十六日
謝太歲	冬至前
城隍伯主、大二爺伯及孝子爺千秋	農曆十二月十九至二十日

聯合宮另一成員乃「半港天后宮」，供奉的主神乃天后聖母及配祀神祇大伯公和註生娘娘。早在 1927 年，天后宮就建在榜鵝附近的甘榜登加（俗稱半港）的漁村。上世紀 80 年代，半港天后宮還在烏敏島舊址時，每逢天后誕成千上萬的信眾紛紛搭乘船經過海進香。2001 年 11 月新廟建好後，才遷移至盛港新鎮聯

⁸ 吳淑賢撰〈盛港崇義廟——最大門神迎香客〉，《新加坡廟宇文化》，新加坡：焦點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12—114 頁。

合宮。⁹該宮每年於正月十五至十六日一連兩天慶祝元宵，並備仁獅、大桔、紅包供信眾求受；農曆三月廿日至廿五日慶祝天后聖母、三記伯公（大伯公）及註生娘娘聖壽千秋，以及農曆十一月舉行答謝神恩儀式。從烏敏島遷回新加坡本島後，每年的元宵節與農曆三月慶祝天后聖母千秋，該宮的香火更是旺盛。天后宮理事會近年來也本着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在天后誕慶典上撥款捐助教育與慈善團體。

與崇義廟幾乎每個月都有慶典活動的情況不同的是：半港天后宮每年一連五天趁慶祝天后聖誕的當兒，一起為該宮的兩位配祀神慶祝聖壽千秋。

2.0 借神緣整合、組構的聯合廟宇

歸納入此類別的聯合廟，可以「龍合山七寨廟」與「蓬萊寺聯合廟」為例。

2.1 龍合山七寨廟

「龍合山七寨廟」乃由林厝港的阿媽宮路的「七寨廟」和萬禮路「龍合山宮」聯合組成。龍合山宮所供奉的主神「山西夫子」——又稱關聖帝君、協天大帝，是從福建省泉州府涂門街通淮關帝公廟請來香火安奉的。上世紀 60 年代初，龍合山宮已在萬禮路虎頭山建廟；80 年代，與之有神緣關係（即同樣供奉關帝）的林厝港七寨廟因廟地被征用而搬來與龍合山聯合組成「龍合山七寨廟」，復於 1996 年遷入位處蔡厝港德惠巷的新聯合廟。自 1998 年起，亦供奉孔子和月下老人兩位神祇，成為了近年來的最大特色。該廟在孔誕時贈送書包，祭孔的目的乃為學生祈福，祈求學業進步，早日「金榜題名」；拜月下老人則希望為時下青年牽引紅線，早日找到佳偶成親，為新加坡增添更多的「生力軍」。¹⁰此外，該聯合廟也於農曆七月廿七日慶祝大二伯爺千秋暨慶中元；農曆八月吉日舉行「釋迦火供財神」。

2.2 蓬萊寺聯合廟

「蓬萊寺聯合廟」乃由建立於新加坡殖民地時代的安溪移民社群廟宇——「蓬萊寺」在 1985 年與受新加坡政府發展計劃影響而逼遷的、祖籍安溪蓬萊鎮

⁹ 參引自陳坤綱撰〈半港天后宮——拜天后不用再過海〉，《新加坡廟宇文化》，新加坡：焦點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16—118 頁。

¹⁰ 參引自薛方基撰〈龍合山七寨廟——祭孔送書包，發揚傳統〉，《新加坡廟宇文化》，新加坡：焦點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108—109、111 頁。

不同村落的六個宗親社群所代表的姓氏廟整合而新建的聯合廟。這六個姓氏及其所代表廟宇個別為：柯氏「祥福亭」、廖氏「水口宮」、張氏「名山宮」、李氏「普庵宮」、劉氏「慈濟堂」及林氏「中亭廟」。¹¹此一聯合廟的整合情形，要比「龍台山七寨廟」複雜得多。除了祖籍安溪蓬萊鎮認同的清水祖師崇祀神緣以外，它還涉及了原鄉各村落具血緣（姓氏宗親社群）認同象徵符號意義的多元「祖籍神明」。

「蓬萊寺」供奉的主神乃安溪的鄉土神祇——清水祖師，配祀神包括福德正神、觀音和上帝公（玄天上帝）。另六個加盟「蓬萊寺聯合廟」的姓氏廟宇所供奉的神明，基本是由安溪人南移時以各種方式相繼分香到新加坡的。例如：「祥福亭」供奉周朱齊三王府大人及池府大人；「水口宮」供奉廖府大人及清水祖師、曾府大人和黃二大使；「名山宮」供奉朱邢李三府大人；「普庵宮」供奉章三相公為主神及廣澤尊王、李府元帥等；「慈濟堂」供奉朱邢李三府大人及保生大帝；「中亭廟」則供奉邢府大人及順平聖侯。¹²

上述源自安徽各村落「祖籍神明」當中的絕大部分鮮少為人所知，更不必說設廟供奉的了。雖然，借新加坡廟宇整合行動的機緣，這些散布原鄉各村落的「祖籍神明」居然在海外的新加坡團聚於聯合廟同一屋簷下，形成所謂的聚鄉土神的「新邦聯」；也將安徽原鄉各村落的鄉親，在神緣下凝聚在一起。

3.0 結合參與整合廟宇廟名而命名的新建聯合廟

「龍台山七寨廟」雖被本文歸入借神緣整合的聯合廟，但亦合適歸入結合參與整合廟宇廟名這一類別的聯合廟，其他例子還包括：位處義順環路、由原「聚善堂關帝廟」（原名「五虎廟」）與華順芭「華山宮」兩間廟宇的廟名整合起來命名新建的聯合廟——「聚善華山宮」及整合「真人宮」與「介谷殿」、「龍山亭」、「萬仙廟」四間廟宇而成立的聯合宮——「真龍宮」。

3.1 聚善華山宮

「聚善華山宮」的整合廟宇之一乃「聚善堂」，該堂供奉的主神是關聖帝君，其他神祇包括朱郭二府大人、大伯公、觀音娘娘、太上老君和齊天大聖等。該堂每年的慶典活動如下：

¹¹ 參引自曾玲撰〈社群整合的歷史記憶與「祖籍認同」象徵：新加坡華人的祖神崇拜〉，林緯毅主編《民間文化與華人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年，第119頁。

¹² 參引自曾玲撰前揭文，第120-122頁。

神祇聖誕	慶典日期
關聖帝君聖誕	農曆五月十三日
諸神晉殿紀念日	農曆八月二十日
朱郭二府大人聖誕	農曆十月十七日

另一參與整合的廟宇——「華山宮」供奉的主神是大伯公，該宮每年的慶典如下：

神祇聖誕	慶典日期
大伯公千秋寶誕	農曆三月二十九日
虎爺誕	驚蟄日
新春酬神日	農曆正月初五至初六日
慶讚中元	農曆七月十五至十六日

雖然這兩間廟宇共處在同一新建聯合廟的屋簷下，但兩廟之間建有牆壁隔開；廟慶典和活動方面亦似各自為政而未見有任何互動。

3.2 真龍宮

「真龍宮」乃以供奉吳真人——保生大帝的「真人宮」為主而建立起與另三間廟宇，即：「介谷殿」、「龍山亭」、「萬仙廟」共處同一屋簷的一所聯合宮。目前，該聯合宮內各廟宇供奉的神明如下：

廟宇	供奉神明
介谷殿	五谷仙帝、東岳大帝
龍山亭	大伯公、廣澤尊王、觀音佛祖、註生娘娘、齊天大聖
真人宮	保生大帝、許真人、孫真人、三官大帝、中壇元帥、蕭府王爺、舉王爺、李王爺、朱王爺、邢王爺、山西夫子、三太子、巖山觀音佛祖、周山王爺、大爺仙、大使公、二使公、林姑娘、雷姑娘、齊天大聖、五營將軍。（21位神祇）
萬仙廟	萬天祖師、黑面鐵元帥、一百有八靈神、天后元君、清姑娘、觀音菩薩、梅仙大帝、齊天大聖、三六元帥、福德正神、五營將軍。（11位神祇）

上世紀 70 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正式發展紅山區市中心。在城市規劃大藍圖發展下，已有百年歷史的「真人宮」面臨第二次搬遷的命運。由於資金不足，「按

照土地局的規定與其他三間廟宇：「介谷殿」、「龍山亭」、「萬仙廟」成立新的組屋區聯合廟。在命名的細節上，是由四間廟宇派出代表，就各自收集不同的名稱，然後通過大會裁決正式命名為「真龍宮」。¹³ 位處紅山巷 - 98T (Redhill Close) 組屋區的新廟於 1978 年落成，並於 12 月 22 日遷入。在整合聯合宮格局上，真人宮與龍山亭似經「再整合」¹⁴ 而共居大殿中央位置，萬仙廟居大殿左側、介谷殿則居大殿右側。上表所列舉的真龍宮聯合宮眾神祇，其數目多達三十餘尊。萬仙廟似為海南籍人士的廟宇，這一點可從其所供奉的萬天祖師、一百有八靈神、天后元君、梅仙大帝諸鄉土神祇看出。

茲將佔聯合宮主導地位的真人宮所慶祝的傳統節日日期和活動內容表列如下：

節慶日期	節慶活動內容
農曆十二月十六日至除夕	答謝當年太歲爺
農曆正月初一日	迎新年 - 向保生大帝賀歲、接財神
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拜當年太歲爺
農曆正月初八日	拜天公
農曆七月十五日	觀音註會 - 祭拜無主孤魂
農曆九月廿五日	換取三官大帝鎮宅平安旗
農曆十月十五至十八日	慶祝保生大帝、觀音佛祖、蕭府王爺千秋暨周年慶典 - 上演酬神大戲、清醮、獻供、禮斗和過平安橋、出巡。十七日周年宴會舉行標福物活動，充作活動基金。

1912 年間，一群青少年從原鄉福建惠安竹西村請來醫藥神保生大帝神袍¹⁵（而非其金身）攜身漂洋過海南來。他們平安抵達新加坡後，於次年塑造一座高十二寸金身之保生大帝安奉于亨德申路（本所坡）一間簡陋的棚屋內。保生大帝以四人抬的神轎（扶鸞）替病人看診；亦抬轎上山采藥。憑着其靈驗和高超的醫術，保生大帝為廣大信眾所虔誠信奉。目前，真人宮保生大帝濟世時間安排在每星期一至六，晚上八點半開始。碰上其他三間廟宇慶祝神誕時，真人宮的濟世事務將暫停。¹⁶ 至少，這一動作顯示了真人宮對參與真龍宮聯合宮的其他廟宇的配合與尊重。

¹³ 參引自《千載濟世神醫——保生大帝》，新加坡真人宮，2007 年，第 50 頁。

¹⁴ 由於聯合廟有限的空間和殿堂的整體布局，龍山亭與真人宮基於福建籍貫的地緣關係而再整合，使這兩間廟宇共居大殿中央的彰顯地位，可謂達致雙贏的局面。再說，聯合廟最終以「真」「龍」二字命名，似亦隱喻此二間廟宇於此聯合廟扮演主導性之角色。

¹⁵ 這襲神袍被裝置於一盒子里，非保生大帝叫囑信徒不能打開。只有在信徒患上重病的時候，才能由神明指派的人取出部分（？）交給信徒保身，並負責收回。此神袍今已成爲真人宮鎮宮之寶。〔參引自《千載濟世神醫——保生大帝》，新加坡真人宮，2007 年，第 36 頁。〕

¹⁶ 參引自《千載濟世神醫——保生大帝》，新加坡真人宮，2007 年，第 55 頁。

真人宮曾於 2005 年、2006 年及 2007 年一連三年舉辦了三屆「保生大帝文化節」；2007 年者更涉及整個亞太區，邀請中國、臺灣、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地的廟宇代表前來新加坡參加各宮廟資料展出和參與該宮慶典活動，並出版了圖文版的精美《千載濟世神醫——保生大帝》特刊。該宮也通過「舉辦中國保生大帝進香團等活動來引進新一代的年輕接班人。」¹⁷ 從上舉真人宮各類活動，足見其為一香火鼎盛、動員能力極強的廟宇。真人宮所有保生大帝弟子針對聯合廟地三十年租期已屆滿但獲得當局再延長十年的情況，經作出了更長遠的打算。目前他們已開始為期待中建立新的「一間單獨的廟宇」展開了「籌集重建基金」。

在既有政策下，固然使面臨逼遷而一時籌集不到足夠購地和興建新廟宇所需巨款的廟宇被迫接受當局安排而與其他面臨同樣問題的廟宇進行「速配」式的整合和共廟，形成新加坡特有的聯合宮現象。一旦有條件興建本身單獨的廟宇時，有些廟宇仍會選擇不與其他廟宇共建聯合宮。但這樣的意願，恐怕得以落實的例子不多。因為在土地匱乏的新加坡島國，擁有建廟的經濟條件只不過是被當局考量、批准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三、小結

無可諱言，在新加坡城市大藍圖發展規劃和國家土地征用法令下，除了極少數被列為國家古蹟與著名旅遊景點的廟宇如天福宮，眼前不斷受發展計劃影響而被迫遷移至新鎮或組屋區建立聯合宮（廟）的情況，恐怕是一般在新加坡的廟宇必須面對、且不可逆轉的現實（reality）。

以新鎮命名宮名的案例，佔新加坡各類型聯合宮的大多數。這是否意味着信眾對聯合廟所處的新地緣或新鎮組屋區之認同？被整合在新格局下形成的「新邦聯」——聯合廟內的各籍貫鄉土神祇，能否因共處同一廟宇屋簷下而成功令信眾「拆除」過去信仰隔閡的藩籬？¹⁸ 換句話說，聯合廟信眾能否無區分的、全盤性接受和認同廟內所有的神祇？這些問題，仍有待日後更廣泛和深入的田野調查成果加以論證。另外一點就是，住在新地緣（這裏指新鎮）或組屋區內聯合廟的信眾群經歷搬遷，並非完全是舊區原來的居民。結合上述種種新「變數」，

¹⁷ 參引自《千載濟世神醫——保生大帝》傅成金先生〈開刊獻詞〉，新加坡真人宮，2007 年，第 3 頁。

¹⁸ 較之於之前個別廟宇各處西東、完全分開的情況，至少整合於聯合廟下的廟宇如今乃處於同一廟宇建築的屋簷下；或將個別廟宇建立在聯合廟同一地段內，而形成彼此間近距離的「接觸」。

則新社區群眾和信仰空間方面的「碰撞」又將擦出甚麼樣的「火花」？這，恐怕不是現階段進行的新加坡聯合廟案例研究所能夠清楚論析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淡濱尼聯合宮所展現的神明「邦聯」大整合、宮行政和神誕慶典的完全統一化，以及全力投入淡濱尼新鎮社區的慈善、醫藥福利事業所樹立之聯合宮典範模式，無疑對在地居民於新地緣認同和眾神新「邦聯」所形成的新格局神緣認同，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¹⁹但這只是筆者所知和目前所見的少數新加坡聯合宮（廟）之特殊案例；²⁰而個別廟宇參與整合建立的其他聯合宮，則鮮少作出如此大刀闊斧的配合與興革。

在面對新加坡所有廟地僅有三十年使用權的期限（但似可申請延長），現有的聯合廟整合結構乃屬「短暫性」的。三十年廟宇地段使用權的時限，將考驗這些經歷加盟、整合的聯合廟，在新一輪（三十年後？）的再遷移和再整合下能否持續存在？抑或面臨最終被淘汰的厄運？換句話說，個別廟宇目前的營運方式以及廟務拓展之可能性，將對該廟宇未來的存廢起關鍵性作用。若墨守陳規，未能對外開放門戶、成功引進年輕一代的信眾加入義工的行列，並積極參與廟務和廟所主辦的活動，則有關廟宇的管理層恐將後繼無人。再加上營運不佳，致使廟宇的香火逐漸疏稀冷落，恐怕不必等下一個三十年，有關廟宇難免在劇烈競爭的浪潮中自動消失。

「人能弘道」這句話，強調了「人」在弘道（此指興廟）方面所起的決定性因素。某一廟宇的興廢，乃至於廟宇神明靈驗性的被認同，居廟宇營運高位之理事會在「人事」方面²¹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新一輪整合的聯合廟（宮）加盟廟宇成員和其所形成的眾神「邦聯」，是否將一仍如舊、維持不變？抑或是

¹⁹ 林緯毅即指出：成功整合的淡濱尼聯合宮經使其信仰圈進一步擴大，整體經濟力量增強。同時，借由超越祭祀事務，大步跨進社區民眾生活、投入社區慈善事業和醫療服務，經使其成為家戶喻曉和廣被群眾認同的區域性宗教慈善組織。參引自林氏撰《國家發展與鄉區廟宇的整合：以淡濱尼聯合宮為例》，林緯毅主編《民間文化與華人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年，第185頁。

²⁰ 另一成功例子為「韭菜芭城隍廟」。1978年該廟所在的羅弄韭菜地區的土地也被政府征用，為了通過合法途徑使廟宇順利重建，韭菜芭的管理者申請成立合法社團——羅弄韭菜城隍廟聯誼會（1999年改名韭菜芭城隍廟聯誼會）。經歷多方爭取，成功與聯合鳳玄宮共建「城隍聯合廟」，於1988年6月2日舉行諸神升座開光儀式。1993年根據信眾要求，在廟壇中增設大肚笑佛，并于年底增加類接財神儀式。從2005年開始，為響應政府對促進傳統文化的號召，將春節慶祝活動擴大成為「春節廟會」。在社區慈善事業方面，韭菜芭城隍廟也投入了力度成功設立「社區教育基金及慈善機構基金」捐獻社區內各慈善機構。200年4月韭菜芭城隍廟註冊成立「城隍慈善基金會」，作為韭菜芭城隍廟聯誼會屬下的福利機構，該基金專門用於該廟所資助的慈善事業。如今，與鳳玄宮整合為「城隍聯合廟」的韭菜芭城隍廟已成為響譽當地的在地慈善性宗教廟宇。【參引自徐李穎著《九十春秋——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史記》，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聯誼會出版，2007年，第10—2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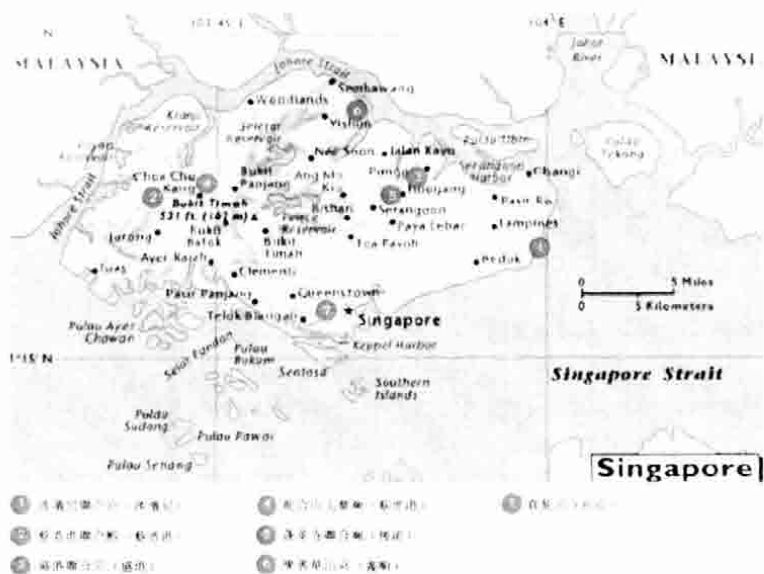
²¹ 這裏的「人事」，乃指通過媒體宣傳、舉辦類似大型法會等宗教儀式等活動，甚至慈善捐獻以提高廟宇的形象和打響廟宇的知名度諸世俗性廟宇「行銷」策略而言。

經歷再整合而重組形成另一新的眾神「邦聯」？除了涉及上述提及「人事」的問題，還有賴於「邦聯」神祇神力（靈驗性）的持續以及神祇功能是否具被更新和多元化的可能。未具此「競爭條件」的「邦聯」神祇，即令被供奉于神壇上繼續享受信眾香火，亦難免遭受冷落、甚至進一步面臨被取代的命運。這一點，可從「邦聯」眾神當中往往僅限某些居主神地位的神祇享有相關廟宇為其慶祝千秋寶誕優惠待遇；而有些神祇竟完全不為信眾所知的懸殊情況看出。

另一值得觀察的現象便是：在現今廟宇營運和「市場行銷」策略下，聯合廟的眾神「邦聯」壇上常見有新「增益」神祇的現象。伴隨着時代與信眾需求的改變以及眾廟宇之間的劇烈競爭，不光是特殊廟宇整合因素而形成的眾神新「邦聯」；即令個別廟宇的「眾神殿」壇上也常見新神祇逐年增益的現象。顯示了華人在信仰方面「世俗功利」與「神力認同」二元因素互補和互為對立的現實面。這一問題並非本文的討論中心，針對此現實面呈現的「悖論」（paradox）作出專門之研討只好等待異日。

新加坡的特殊聯合廟現象、乃至於聯合廟整合下形成的眾神新「邦聯」，目下仍經歷持續轉變和有待定型的進程。本文對此特殊現象所作出的論述，僅止於現階段個人所收集到的資料和觀察而已。失當之處，尚請方家惠予指正。

附錄：



本論文涉及新加坡之聯合廟地理位置、分布圖



The 7 City and Rural Districts of Singapore

新加坡市郡七區域

